



[瑞士] 路德维希 著

# 拿破仑传

下

## Histories of Napoleon

中国致公出版社

# 拿破仑传

〔瑞士〕路德维希著

王宪生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破仑传/(瑞士)路德维希著;王宪生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7辑)

ISBN 7-80179-156-8

I. 拿… II. ①路…②王… III. 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277号

---

## 拿破仑传

---

译者:王宪生

责任编辑:子龙

---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三河航远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2.125

字数:6010千字

版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

ISBN 7-80179-156-8/I·007

定价:415.00元(全1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拿破仑年谱 .....	( 3 )
第一卷 小岛 .....	( 7 )
第二卷 洞流 .....	(49)
第三卷 大河 .....	(139)
第四卷 大海 .....	(297)
第五卷 岩石 .....	(447)
后记 .....	(556)

## 第四卷 大海

这个人必将毁灭！……尘世间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由于恶魔将他绊倒，即便是拿破仑也终将被推翻。

——歌德

拿破仑头脑中早已存在的数学与幻想之间的斗争已经成熟。这一斗争的结果现在要决定他统治世界的历史。

现在是他成就的顶峰；与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姻增强了他的勇气，为了这一联姻，他断绝了多年婚姻生活所形成的熟悉的关系；有了一个合法继承人增强了他的勇气，这一继承人的出生给了他这个冒险家的皇朝一个有力的精神支柱；他控制住了阴谋活动，学会了支配所有的政党——他像十一年前那样再次得到了自由，当时马伦戈战役的胜利维护了法兰西国内的发展所需要的安宁。当然，英格兰尚未被征服，但俄罗斯似乎仍然友好。当然，西班牙尚未被制服，但欧洲从勒佐卡拉布里亚到哈默菲斯特都与法兰西结了盟，这是依赖法兰西的委婉说法。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由地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如果他仅仅是个数学家，他就会满足于在复兴的查理曼帝国范围之内进行计算，统治世界的梦想就会让位于以法兰西为首的欧洲合众国的现实。如果他只是个幻想家，他就会像又一个亚历

山大那样打算向恒河进军，英格兰不过是他攻击印度的一个借口。但他既是数学家又是幻想家，所以他有否认自己的危险。因为作为一个计算者，他没有理解一个明显的无法用数字表达的真实因素。西班牙和德意志不穿制服者的真怒无常不属于一个军事统帅的计算范围，这位统帅是用军团和大炮来思维的。然而这样的真怒无常应该在他作为一个先知的视野之内。

这样，在这些具有决定性的年月里，他的继承人出生之后，他的下一个战争计划实施之前，他的思想由两种基本的冲动交替支配着，整个未来取决于开始行动的时刻来到时哪一种冲动占上风。他那被唤起的幻想会提醒他胆敢冒犯被激怒的民族是危险的吗？他的计算本领会向他显示在通向东方的遥远的道路上等待着他的危险吗？如果他在两方面都出了错会怎么样？假使那样的话，他的整个世界必将化为灰烬。

他感到自己的才智正在成熟。除了我们正在谈论的两种能力之外，第三种能力正在成熟：命运感。前所未闻的话语，或很少表达的话语，现在吐露了出来：“我感到自己正被逼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而一旦我到了那里，一旦我不再有一个不容变更的使命，一个原子就足以将我击倒。不到那个时候，任何人也不能伤我一根毫毛。来日无多了。”

确实是来日无多了，而且这一预言中已经显露出引退的征兆，尽管他还不知道如何引退。现在，在通向这一悲惨结局的路上，他内心的清晰的目光变得模糊了。但他自己将攻打俄罗斯的战役称为“第五幕”，尽管他并不完全清楚这个词的含义。诸如他青年时代的音调在新的和声中回响。“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三十岁时在尼罗河畔这样说。现在四十三岁时，他在国务委员会宣称：“只要有我在，这一切都在，我不在就不行了。也许我死以后，如果我儿子能确保每年四万法郎的收入，他就会觉得宽裕了。”

但同时他的热情在增加。自从他觉得（由于天才的增长）自己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起，自从埃及战役以来，他一直受到一种虔诚

的信念的影响：他注定要成为第二个亚历山大。现在，他首次具备了实现自己计划的能力，他要用数字来取代梦想吗？数字在世上并不比梦想更重要。大法官向他恭贺新年时，他像是突然返老还童似地回答说：“如果三十年以后你还能这样向我祝贺，我肯定会通神。”

拿破仑从来都没有通神，但他总是聪明的。当他发现他的商战对自己的国家有不利影响时，他不顾自己的禁令，批准从英格兰进口一些原材料和染料，一方面是因为法兰西工业急需这些原料，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巴黎人必不可少的奢侈品。走私分子很快在所有的大陆国家赚了巨额的利润，他们专门进口皇帝希望阻止他的主要敌人经销的殖民地产品，然后将这些货物以很高的利润零售出去。欧洲最精明的商人会让走私分子夺去他的收益吗？他要亲自控制这一交易，所以他对其特工人员能够在大陆上找到的所有殖民地产品征收百分之五十的税，然后将这笔收入记到法兰西的账上。由于同时他把能找到的所有英国羊毛纺织品都付之一炬，他又为非法利润创造了机会，这些利润极为丰厚，为了它人们会不顾严厉惩罚的危险。他不得不进行游击战，就像在西班牙那样，尽管这次他是以贸易为武器打击那个店小二民族<sup>①</sup>。

这也是一场法令战。由于巴黎禁止与英国的一切交易，伦敦的回报是允许所有中立国的船只停靠在被封锁的港口，但提高对它们征收的税。巴黎对这一举措加以反击，宣布停靠在伦敦或马耳他的中立国船只会有遭到捕获的危险。伦敦以派出挂伪旗的船只回应，巴黎随即搜查所有在地中海水域从事贸易的商船。美国政府禁止其公民与欧洲做生意，甚至不许他们与欧洲大陆有任何私人往来。但皇帝对美国入许诺各种优惠条件，只要他们不在英国港口停靠。由于试图遏制海外贸易面形成的这一局面极为反常，拿破仑希望以此来剥夺别人在海上自由往来的权利！

---

<sup>①</sup> 店小二民族，拿破仑对英国人的蔑称。

皇帝的希望在增大。英镑的报价仍然是十七法郎，英国银行正在失去支付能力，国会里的反对党反对继续打仗。尽管如此，他的和平建议遭到拒绝。西班牙出现的骚乱既是英国的反抗态度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

仍然有一支二十五万人的军队驻扎在西班牙。虽然尽了全力，威灵顿的三万人马没有被赶走，因为由军官和僧侣领导的当地的起义队伍坚持游击战，打击法国入侵者。皇帝与教皇的争执增强了僧侣们的敌意。在比利牛斯山的北坡，法兰西儿童被告知拿破仑是天主的代表；而山南坡的西班牙儿童学的是皇帝是魔鬼的化身，杀死一个法兰西人就是做了件使全能的神高兴的事。

在这样一个狂热的地方，几乎没有剩下任何正规军让法兰西人去打，拿破仑的将领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分裂盛行开来。马塞纳被派去攻打葡萄牙。同时，拿破仑夺去了约瑟夫的四个省。国王到巴黎要求收回成命，皇帝声称是哥哥割让的这些地方。拿破仑委派一位将军去掌管一个省，任命一位元帅为最高统帅。这样，他通过军事总督坚决地、持续地实行这一罗马式的管理体制，因为他对自己家庭成员的统治极为失望，尤其对几个兄弟的表现感到失望，是他指定他们担任了国王。与此同时，可怕的战斗正迫使马塞纳撤退，饥荒和疾病使战斗变得更为恐怖。皇帝一怒之下将马塞纳罢免。

拿破仑最终意识到他必须亲自出马吗？元帅、军官，尤其是军队的普通士兵，都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到来。他完全知道这一点，但他不去。他害怕某个狂热的西班牙人刺杀他吗？是国内的阴谋背叛行为（就像他驻扎在阿斯托加附近时突然要他回巴黎的那样的阴谋活动）阻止了他吗？在整个帝国处于危急关头时，他要陷人南部的一个角落吗？西班牙对他算什么？他选择了最老的战友马尔蒙，派他去收拾烂摊子，结束这场战役。

第二个身为国王的兄弟以正当的理由辞去了职务。拿破仑夺去了他在莱茵河左岸所有的荷兰领土；坚决要求他取消其余的什



对法兰西的保护关税；拿破仑还激怒了身为商人和海员的荷兰人，强迫他们采取措施反对英格兰（这是最糟糕的）。皇帝希望两个兄弟在各自的王国里违背民族感情的潮流，这既低估了民众情绪的力量，又低估了两个人的荣誉感，是他迫使他们担任国王的。让军事总督去应付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潮流，放弃对被统治者的同情心，这要比让肩负历史使命的国王去做容易些。

路易感到再也无法忍受皇帝的监护，便让位于自己的小儿子，自己连夜逃出他的王国，去向不明。拿破仑手下的捕快在欧洲四处寻找，最后在奥地利发现了他。皇帝大怒，但他不能不明白他自己应比路易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他没有打算惩罚，而是派他的私人医生去照料那个逃亡者。路易辩解说，他逃跑是因为有病。皇帝给母亲写信，说路易有了下落。“你不必挂念，他的做法只能用生病来解释。你亲爱的儿子：拿破仑。”

在他无数封信中，这封信的签名方式引人注目。在这些信中，这个欧洲的独裁者习惯于向通常是胆战心惊的收信者表露他的旨意。同时，那个逃跑的国王松了口气。他在格拉茨定居下来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写了三卷本的《玛丽，或爱情的惩罚》<sup>①</sup>（一八〇八年），即皇帝曾极力阻挠的那个爱情故事。但是，当约瑟夫想仿照路易的做法，宁可隐退也不愿在一副牌中扮演国王时，皇帝的铁手却阻止他退位。拿破仑认为，他哥哥有民主意向，让他在巴黎做一名阴谋分子，要比让他做一个徒有虚名的首领和军事统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所以，约瑟夫不得不再次从事打仗，而他对此一窍不通，皇帝感到极为恼怒。

这一家最轻浮的成员是热罗姆和波利娜，他们正以风流韵事自娱。米拉和卡罗利娜一心从事旧的和新的阴谋活动。至于埃丽斯，托斯卡纳的报纸大量刊登关于她的评论和她打猎队伍的情况，皇帝对她狂热地想出风头甚至比对她实际做的事情还要感到恼

---

① 原文为法语。

火。他给她写信说：“欧洲对托斯卡纳的女大公做些什么并不在意。”

他家庭圈子中最危险的人物还没有成为他威胁的对象。由于瑞典原来的国王与英格兰关系友好，皇帝迫使他让位给一个叔叔。新国王忠于拿破仑，于是就对英宣战。他年事已高，又无儿无女，他认为讨好皇帝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指定一个与拿破仑有姻亲关系的人为继承人。这样，约瑟夫的连襟贝尔纳多特意想不到地被提名为瑞典王储，他曾在战争期间在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广交朋友。这是一个复杂的阴谋的结果。富歇从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管怎样，皇帝会很难反对挑选一个法国将领成为一个外国王位的继承人，而且他几乎不可能干预提升他以前的对手，这个人曾经险些阻止雾月十九日的政变，后来又成为拿破仑曾经想娶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一个优秀的军人”，皇帝嘟哝道，“但没有统治才能；一个老资格的雅各宾派成员，像其他的成员那样有点神经不正常，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王位上坐稳……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干预，即使仅仅因为不可能做出比让一位法国元帅坐在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王位上更能有效地反对英国人的事情……我为摆脱他而感到高兴。”

他真的这样无忧无虑吗？迄今为止，这些他不信任的人一直都在巴黎，在他亲自监视之下。

贝尔纳多特洋洋得意！不久，他终于也能戴上王冠了，甚至不必为这一礼物感谢那个可恶的波拿巴。所以，瑞典王储现在给拿破仑写了封苦中带甜的信，一方面提供士兵和铁，一方面要钱，要知道拿破仑直到昨天还是贝尔纳多特的最高军事领袖。皇帝笑了。他知道信的言外之意，所以没有直接回答。他让人告诉贝尔纳多特，他不与王子通信。他的老对手不会忘记这一嘲弄。不出两年，贝尔纳多特就会为这件事，为以前所有的事进行报复！

望着四处燃起的大火，他的恋家癖点燃的大火，皇帝悔恨不已。他对知己并不隐瞒他对亲属和贵族的失望。这时，拿破仑给

一位知己写信说：“我根本就不该为米拉和我两个兄弟加冕。真是有长不完的见识！……把没收的地产归还给流亡贵族也是个错误。我本来应该把这些地产留作国有财产，给它们原来的所有者一份不太高的收入就行了。我忍受不了他们，这些旧政权时代的人，他们的装腔作势与我严肃的气质格格不入。我自己并没有继承什么遗产，只是获得了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我本应”该满足于任命总督。我的一些元帅甚至开始想着出人头地，想着独立。”

他终于认识到当皇帝是危险的！他的不幸是他想维护一个皇朝的结果（这里的意思是，反抗和天才的精灵需要学着在正统的平庸之路上行走，拿破仑就来自这两个精灵的结合）。这是他在懦弱时出现的结果，他在强大时相信功绩和荣誉的不朽，感到没有必要通过传宗接代来流芳百世。兄弟、姻亲和元帅很快就会进行报复，他们都是借了他的光才成为耀眼的人物。等到他的司命星黯然失色，欧洲的天空云迷雾锁，他们仍想沐浴着他的余辉照耀欧洲大陆！

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觉：他的好运会传给儿子。孩子出生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所有的要人都来祝贺，施瓦岑贝格家也在贵宾之列。施瓦岑贝格作为奥地利驻巴黎的使节，为促成这桩婚事做了很多工作。充满感激之情的皇帝走到施瓦岑贝格亲王夫人跟前，从上衣上取下一枚圣甲虫形饰针送给她，说：

“我在一个埃及国王的坟墓里发现了这个圣甲虫饰物，后来就一直戴着它作为护身符。请笑纳，我不再需要这样一个吉祥物了。”

他觉得儿子的出生已经使他摆脱了一切可能的危险，将来他会一帆风顺。他可以不再需要护身符了！

这些国王、这几个兄弟不过是他没有儿子时的替代者。现在，当他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时，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约瑟芬不会生育的灾难性后果更加显而易见。打过的仗太多了，

过去的年头太多了,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太多了,现在不可能给这位继承人在他的体系中安排一个重要位置了。这孩子生得太晚了。拿破仑生命的节奏非常快。一个二十二岁时还是个中尉的人,三十四岁时已经当上了皇帝。这样一个人在四十一岁之前早就该有个头生子。他曾不顾后果地耗费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无法充满信心地期望再掌很多年的权。他怎能合乎情理地指望可以确保这个孩子为他的继承人呢?

那确实是个悲惨的景象。看看这个正以可怕的速度衰老下去的人,他在膝上逗弄着那个向往已久的娃娃,试着把自己的帽子戴在小儿头上,吃早饭时看着孩子在地板上爬,甚至(在这个小儿长大了一点之后)让他在书房里乱跑。拿破仑正在玩战争游戏,地板上到处都是代表士兵的小木棒,他正计划在西班牙消灭威灵顿。孩子被送到门口。根据家里的规矩,保姆不准过这道门槛,所以拿破仑亲自到门口接孩子,把他放在模拟的军人中间,以祖父般的宽容让孩子尽情地打仗。他在镜子前面笑着对他的孺子做鬼脸,把他征服了欧洲的那把剑扣在这个两岁的稚子身上。他凭着演员的本能感觉到,玩笑和一本正经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想像正在成为现实,而他觉得真实的一切不过是影像和寓言。

他说,他的孩子“活泼、敏感,那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儿子长得结实,健康极佳。他有我的肺、我的嘴、我的眼睛……我真希望他将来会有出息。”他以这样坦率的风格给约瑟芬写信,只给她一个人这样写。他一定要她保持以前的伙伴关系,当她离婚后在信中称他为“陛下”时,他训斥了她。“你给我写了封不友好的信。我一直是老样子,我的感情没有变……你不把这封信和你的信比一比,我就不再说什么了。然后你自己就能看出来我们二人谁更亲切,是你还是我。”他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这么坦率,除非是贝蒂埃,他经常叫他“妻子”。他对约瑟芬惟一感到生气的事是她老是借债。他认为她应该能节省下三百万津贴的一半。“这样,十年以后你就能为孙子积蓄一千五百万……告诉我你身体又好了。我听

说你现在壮实得就像是一个出色的诺曼农妇。”但是约瑟芬继续挥霍，他就告诉她的管家不要再付给她钱，直到有证据显示她不再浪费钱为止。

不过他几乎不再见她，和以前的女朋友也不再有任何交往。他对待婚姻的态度就像个正派的公民，像个意大利人。另外，作为君主，他希望为臣民树立一个好榜样。由于玛丽·路易丝并不以外国人自居（她生性迟钝，随遇而安，反复无常，很快就把自己看成是个法兰西人），二人相处得很好。他总是为她抽出时间。她学骑马时，他耐心地走在马勒旁。她吃饭来晚时他甚至等着她，他以前是从来不等人的。她不害怕他，而且还顽皮地对奥地利使节说，她认为她丈夫有点怕她。皇帝要给胡浮堡皇宫留下个好印象，这对他很重要。他觉得将妻子幸福的消息传到维也纳在政治上对他有好处，所以他让梅特涅来看皇后，让这位使节呆到有人来叫他。拿破仑把房间的门锁上以后走开了。他把二人关了一个小时才释放他们，然后诡秘地笑着问梅特涅现在是否确信皇后是幸福的。

这不过是开玩笑，但他可以在一个做重大决定的时期开这种玩笑，这表明他那沉重的心情有所放松。实际上玛丽·路易丝对他惟一的贡献，就是在我们正在谈论的这几年里，她的青春活力确实给他带来了安慰。

但是，这桩婚事并没有实现人们向往的政治紧张局势的消除。幸运的奥地利习惯于通过这样与王室联姻来获取好处，它曾希望新郎能馈赠几个省作为礼物，但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由于那个科西嘉的小个子使他蒙受的屈辱，弗兰西斯皇帝肯定更加怀恨在心。玛丽·路易丝走后，胡浮堡皇宫的大门一关闭，他就不能不认为这桩婚姻伤害了他的尊严。为消除他那正统主义思想的疑虑，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命人在发了霉的托斯卡纳旧文献中查找波拿巴家的祖先，下一次见到女婿时，他就能向后者断言，波拿巴的家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一世纪。那时，弗兰西斯说，在特雷维

索有他们家的人。波拿巴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人物随即给予了令人愉快的回答：

“谢谢，陛下。我宁可做我们家族的鲁道夫<sup>①</sup>！”

风趣，但不明智，一个暴发的君主说出这话只能在一个世家的后裔心中激起怨恨！奥地利皇帝是要支持还是反对其女婿这一议题要由弗兰西斯的情绪来决定时（这样的事情很快会发生），对这件事的回忆以及类似的轻慢可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拿破仑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我要是与那个呆子搞好关系有多好！说不定在莱比锡平原上，敌军的人数可能会减少十万。”

这位革命家对这位合法统治者的很多方面仍然很佩服。一天，他看到妻子在给她父亲的一封信中这样称呼：“神圣的陛下，继承使徒传统的皇帝。”拿破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毫无疑问，他在私下里想起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此人曾宣称自己是朱庇特的儿子。

为了教皇的缘故，这个继承使徒传统的皇帝对他女婿特别生气。拿破仑不停地加紧对教皇的管制。庇护七世被关押在萨沃纳。这个并不精通教会法规的人与他的顾问们中断了联系，后来又不让他看文件，以便让他变得顺从。一场分裂即将发生。十三个红衣主教没有在皇帝的婚礼上露面，因为教皇不承认费奇宣布的离婚。拿破仑让人将装满梵蒂冈国务文件的箱子送到巴黎，这样使人们认为他真的打算让这座城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他召开了一次由他的欧洲帝国的高级教士出席的会议。他强行索要了一纸教令，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就剥夺教皇的授职权，并最终迫使庇护同意——至少对法兰西是这样。

欧洲为这些事情而苦恼，并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大体上，俄罗斯和波兰为局势对教皇不利感到高兴；普鲁士和英国当然拍手称

---

<sup>①</sup> 鲁道夫，指哈布斯堡王朝创始人鲁道夫一世（1218 - 1291），由他开始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奥地利的控制。

快；但使人普遍感到吃惊的是，教皇国<sup>①</sup>的居民也站在皇帝一边。这个小国现在双重地失去了它的主人，它高兴地接受拿破仑法典、现代教育、合理的管理体制、热火朝天的道路建设和蓬蒂内沼泽的排水工程。这个革命之子早就把古老的罗马精神带回到了巴黎，现在他又将新兴的革命实践从巴黎移植到罗马。拿破仑就是这样架起了桥。

被开除教籍的皇帝狡诈地想把灾祸转嫁给教皇。在新并吞的荷兰，他当着新教徒的面接见神职人员时这样叱责那些主教：“你们信的是格列高利七世<sup>②</sup>的宗教吗？我不是。我信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他说过‘把恺撒的事交给恺撒管’<sup>③</sup>。根据同一经文，我把天主的事交给天主管。我从天主那里得到了君权。但我佩带着人世间的剑，并知道如何使用它！天主设立御座。我不是自己登基的，是天主将我扶上去的！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想反抗吗？你们不愿为你们的君主祈祷，因为罗马教皇已将他开除教籍了，不是吗？你们以为我是那种吻教皇脚尖的人吗？……你们这些笨蛋，向我证明耶稣任命了教皇为他的代表，证明教皇有权将一个君主开除教籍！……做个良民，在《教务专约》上签名。你，主教先生，要采取措施，不要让我再听到这样的事情。”

拿破仑如此荒谬地歪曲了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他根本不相信他在这里的大吼大叫的一个字，并在私下里嘲笑这一官方的教义，就像他一贯所做的那样。然而，他在教皇面前为自己戴上的那顶金冠上现在又附加了一点神授之权，这使得那顶皇冠戴起来沉甸甸的。

---

① 教皇国，指梵蒂冈，政教合一的国家，教皇既是教会领袖，又是政府首脑。

② 格列高利七世(1020-1085)，曾绝罚和废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因而拿破仑对他很反感。

③ 这句话的意思是别让宗教信仰影响公民责任。

## 二

“请告诉我为什么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盐价涨了一个苏<sup>①</sup>。”

这样询问了国防部之后，紧接着就是给海军部的一道命令：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建造两支完整的舰队——一支大西洋舰队和一支地中海舰队，后者攻打西西里和埃及，前者攻打爱尔兰。西班牙的形势一有好转，就为一八一二年远征好望角做准备。一支六万到八万人的军队要准备好进攻苏里南和马提尼克岛。“避开敌人的巡洋舰之后”，远征军要瓜分两个半球。

我们看到，现在，当幻想即将演变成冒险时，这位国父的准确观察与一个世界征服者狂热的计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拿破仑现在的打算：他实际上想实现以前征服世界的梦想。

“你想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吗？我们要与欧洲断绝关系。然后我们要发动进攻，夺取印度，别人已经成为它的主人了，强盗中的强盗也没有我们勇敢……如果我要成功地打击英格兰，我就要从背后占领印度……请想像：莫斯科被占领，沙皇被人民争取过来或杀掉，一个新的隶属于他人的君主——告诉我，一支法兰西军队在第比利斯雇佣军的增援下，能否推进到恒河，从那里一举摧毁英国贸易的整个体系！……法兰西就能一举建立西方的独立和海上自由！”一位目击者说，他发表这些见解时，“两眼放出奇特的光芒，然后又指出这一冒险的原因，它所带来的一切困难，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成功的前景。”

沙皇会被争取过来还是被杀掉？这是使皇帝苦恼了整整一年的问题。计算和预感使他想把亚历山大当成朋友而不是敌人。打败俄罗斯不会给拿破仑带来任何好处。恰恰相反！他害怕被迫卷

---

<sup>①</sup> 苏，法国旧时的辅币，二十个苏合一法郎。



人这一战争,并像以前那样竭力避开它,虽然其前提是沙皇像以前答应的那样,将作为盟友加入这一最后的大决战。拿破仑一直观察着沙皇,发现诱惑对亚历山大的作用越来越小。因此,他以如下令人吃惊的字眼给莱茵邦联的一位君主写信说:“这场战争将置沙皇、我和两个帝国的利益于不顾而终将爆发。”

无论是皇帝还是执政官,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宣称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这场战争完全没有必要,他才觉得有必要宣布这场与沙皇的战争是命运的安排。在梅梅尔河上和谈的,帐篷里第一次握手时,这一战争的种子就已种下了。在以后关系密切的日子里,这一相遇发展成友谊,那一种子不知不觉地扎根生长。后来,塔列朗在外交上的背叛行为培育了它的成长。两位皇帝在埃尔富特拥抱时,他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蛇盘绕在他们中间<sup>①</sup>。他们没有联姻,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故意的。那是由沙皇满腹的狐疑引起的,这一狐疑他无法去除,后来又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两个想瓜分欧洲的人不可能心安理得地看着对方手里的那一半。开始时他们的意图无可非议,但无法实现。交战之日必然要到来。“只有他还压在我大厦的顶点。我的对手年轻,他的力量与日俱增,我的力量日益衰减。”这一无可奈何的承认激励着他永远向前。

试图把这样的天意理解为政治原因的结果是愚蠢的。

稍早一些时候,皇帝曾要求沙皇禁止所有中立国的船只出入港口,就像他自己所做的那样,以此给予英格兰以致命的打击。沙皇对此不能同意,因为这会致命地伤害到他自己的海运贸易。他只能像以前那样,继续没收他发现的一切受到禁止的货物,但他需要从中立国得到殖民地的商品。由于无法堵塞东方的这一漏洞,皇帝对德意志海岸加倍小心,因此他强行占领了威悉河和易北河的出口,包括属于汉萨同盟的城镇和汉诺威的一部分。“形势需要这些新的保证来打击英格兰。”奥尔登堡与其余的地方一起被吞

<sup>①</sup> 蛇在基督教艺术中代表邪恶和疑忌。